

第四二五冊

博物彙編

藝術典

醫部

三十一
(卷)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Z 225

1

藝術典第三十三卷

醫部彙考十三

黃帝素問十三

藏氣法時論篇第二十二

馬時曰五臟之氣必應天時而人之治臟氣者當

法天時故名篇

黃帝問曰合人形以法四時五行而治何如而從何如而逆得失之意願聞其事岐伯對曰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更貴更賤以知死生以決成敗而定五臟之氣間甚之時死生之期也帝曰願卒聞之問去聲

馬時曰此因帝欲法時以治臟氣而伯言以五行為主可以為治病之準也

張志聰曰此承上章而復問也經脈篇曰合於四時五臟陰陽揆度以為經脈之常故帝以臟腑陰陽合於人形法於四時五行而為救治之法何如而從何如而逆反逆為從謂之得反順為逆謂之失伯言能察其臟腑而知死生之期然須法於四時五行生尅之順逆而後死生可必故曰五行者

金木水火土也言天之十干四時地之五數五味人之五臟五氣皆合於此五者以此五者而合參之則成敗死生可決矣更貴更賤者貴賤更互也問者持愈之時甚者加甚之時也

岐伯曰肝主春足厥陰少陽主治其日甲乙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心主夏手少陰太陽主治其日丙丁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脾主長夏足太陰陽明主治其日戊己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肺主秋手太陰陽明主治其日庚辛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腎主冬足少陰太陽主治其日壬癸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開腠理致津液通氣也

馬時曰此言五臟應乎四時而治之者必法時也春屬木肝亦屬木故肝主春斯時也足厥陰肝者乙木也足少陽膽者甲木也正治其時春之日有甲乙乃肝氣之尤旺者然肝脈主弦最苦在急急則肝病也惟甘性緩急食甘者以緩之夏屬火心亦屬火故心主夏斯時也手少陰心者丁火也手太陽小腸者丙火也正治其時夏之日有丙丁乃心氣之尤旺者然心脈洪最苦在緩緩則心虛也惟酸性收急宜食酸者以收之長夏屬土脾亦屬土故脾主長夏斯時也足太陰脾者己土也足陽明胃者戊土也正治其時長夏之日有戊己乃脾氣之尤旺者然脾為太陰濕土最苦在濕濕則脾病也惟苦性燥急宜食苦者以燥之秋屬金肺亦屬金故肺主秋斯時也手太陰肺者辛金也手陽明大腸者庚金也正治其時秋之日有庚辛乃肺氣之尤旺者然肺苦氣上逆惟性苦者可以泄

逆急宜瀉者以瀉之之藥木瀉用芍藥水瀉用黃芩水冬斯時也足少陰腎者癸水也足太陽膀胱者壬水也正治其時冬之日有壬癸乃腎氣之尤旺者然腎為太陰濕土最苦在濕濕則腎病也惟辛性燥急宜食辛者以燥之

張志聰曰肝主春木之氣足厥陰主乙木少陽主甲木二者相為表裏而主治其經氣甲為陽木乙為陰木在時為春在日主甲乙肝主春生怒發之氣故苦於太過之急宜食甘以緩之心主夏火之氣手少陰主丁火太陽主丙火二者相為表裏而主治其經氣丙為陽火丁為陰火在時主夏在日主丙丁苦緩者心以長養為令志喜而緩緩則心氣散逸自傷其神矣急宜食酸以收之長夏六月也謂火土相生之時足太陰主己土陽明主戊土二經相為表裏而主治其經氣戊為陽土己為陰土位居中央脾屬陰土喜燥惡濕苦乃火味故宜食苦以燥之蓋脾臟之喜燥者喜母氣以資生苦濕者惡所勝之乘侮也肺主秋金之令手太陰主辛金陽明主庚金二經相為表裏而主治其經氣庚為陽金辛為陰金在時主秋在日主庚辛肺主收降之令故苦氣上逆宜食苦以泄下之腎主冬水之令足少陰主癸水太陽主壬水二經相為表裏而主治其經氣壬屬陽水癸屬陰水在時主冬在日主壬癸腎者水臟喜潤而惡燥宜食辛以潤之謂辛能開腠理使津液流行而能通氣故謂以上論五臟之本氣而合於四時五行五味也病在肝愈於夏夏不愈甚於秋秋不死持於冬起於

春禁當風肝病者愈在丙丁丙丁不愈加於庚辛庚辛不死持於壬癸起於甲乙肝病者平旦慧下晡甚夜半靜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補之酸瀉之王冰曰平旦木旺之時故爽慧下晡金旺之時故加甚夜半水旺之時故靜退也然慧與靜小異急食辛者以藏氣常散故以辛發散也

馬蒔曰病在肝者以肝性屬木其病從春始也至於夏屬火則火能尅金而金不能尅木故肝病當愈於夏所謂子制其鬼者是也但夏不愈當甚於秋時甚則淪於死矣乃金來尅木子休而鬼旺也故當死設秋不死當持於冬蓋冬屬水而生肝木得母氣一旺肝氣有資故可與病氣相支蓋肝病至冬乃鬼休而母養故能相持於父母之鄉也至冬能與相持故病復起於春蓋肝氣之病又當至春而起所謂自得其位而起者是也然吾之肝正屬厥陰木而風氣必通於肝故凡有肝病者必禁當風以犯之也斯則一歲之中可以計其所愈所甚所持所起者如此以日而計之肝病者愈於丙丁之日以丙丁火旺所制者金而金不尅木木病自愈也設丙丁不愈加甚於庚辛之日以庚辛金旺必來尅木而木病必甚也設庚辛不死持於壬癸之日以壬癸水旺必母來助子而木病可支也雖能支於水旺之日而又必起於甲乙之日以木病當復於本日也以時而計之肝病者平旦慧以平旦應甲乙木故病主慧時旺木亦旺也下晡者申酉時也應在庚辛故病主甚金來尅木也夜半者亥子時也應在壬癸故病主靜水來生木也肝

之所苦在急則其所欲在散惟味之辛者主散宜急食辛以散之性欲散而辛能散此補之者所以用辛也性苦急而酸能收此瀉之者所以用酸也張志聰曰病在肝愈於夏者子制鬼賊令母實也甚於秋者子休賊旺至不勝而甚也持於冬者賊氣休而得母氣之養至所生而持也起於春者自得其位也風氣通於肝故禁而勿犯愈在丙丁者至所生而愈也加於庚辛金尅木也持於壬癸得母氣之所生也起於甲乙本氣復旺也平旦乃木氣生旺之時故爽慧下晡乃金旺之時故病甚夜半得母之生氣故安靜肝氣受邪則木鬱而欲散故急食辛以散之以辛補之以酸瀉之厥陰之勝也邪盛則正虛故以辛之發散以散其木鬱以辛之瀉以補其肝氣以酸之泄以瀉其有餘所謂以所利而行之調其氣使其平也

病在心愈在長夏長夏不愈甚於冬冬不死持於春起於夏禁溫食熱衣心病者愈在戊己戊己不愈加於壬癸壬癸不死持於甲乙起於丙丁心病者日中慧夜半甚平旦靜心欲寒急食鹹以寒之用鹹補之甘瀉之

馬蒔曰以心經言之凡病在心者以心性屬火其病從夏始也至於長夏屬土則土能尅水而水不能尅火故心病當愈於長夏但長夏不愈當甚於冬以水能尅火也若冬不死當持於春以木能生火也其病之復起又當在於夏以火病當起於火候也且熱則心躁故食溫衣熱類皆當禁用之此乃以歲而計之者如此至於以日而計之者何如

心病者愈在戊己日以土旺則木衰水衰不能尅火也戊己不愈加於壬癸以水旺則火必受尅也壬癸不死持於甲乙以木旺則火生也然心病必起於丙丁以火病當復於火日也又至於以時而計之者何如心病者日中慧以日中正屬丙丁火也夜半甚以夜半正屬壬癸水也平旦靜以平旦正屬甲乙木也然所以治之者心欲寒惟鹹為能寒堅急食鹹以寒之惟其所欲在寒此鹹之所以為補也惟其所苦在緩此甘之所以為瀉也此乃因其性而治之耳

張志聰曰不死則能持能持則能愈矣禁溫食熱衣心惡熱也當愈不愈故有所加值死不死故有所起靈樞經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是氣之常也人亦應之以一日分為四時朝則為春日中為夏日入為秋夜半為冬自得其位而慧至其所不勝而甚至其所生而靜也心為火臟心病則剛燥矣故宜食鹹以寒之鹹味下泄上涌而從水化能泄心氣以下交通水氣以上濟水火既濟則心氣自益火欲炎散以甘之發散而瀉之

病在脾愈在秋秋不愈甚於春春不死持於夏起於長夏禁溫食飽食濕地濡衣脾病者愈在庚辛庚辛不愈加於甲乙甲乙不死持於丙丁起於戊己脾病者日昃慧日出甚下晡靜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用苦瀉之甘補之

王冰曰五臟之病皆以勝相加至其所生而愈至其所不勝而甚至於所生而持自得其位而起由是故皆有間甚之時死生之期也

馬蒔曰以脾經言之凡病在脾者以脾性屬土其病從長夏始也至於秋屬金則金能剋木而木不能剋土故脾病當愈於秋但秋不愈當甚於春以木能剋土也若春不死當持於夏以火能生土也其病之復起又當在於長夏以土病當復於土月也且食或溫熱過於太飽或濕地濕衣皆脾土所惡俱宜禁之此乃以歲而計之者如此至於以日而計之者何如脾病者愈在庚辛日以金旺則木衰木衰不能剋土也庚辛不愈加於甲乙以木旺則土必受剋也甲乙不死持於丙丁以火旺則土生也然脾病必起於戊己以土病當復於土日也又至於以時而計之者何如脾病者日昃慧以日昃則未土正旺土性耐也日出甚以日出則木旺也下哺靜以金旺則木退也然所以治之者脾欲緩雖甘者能緩急食甘以緩之惟甘能緩之此甘之所以為補也脾苦溫惟苦性堅燥此苦之所以為瀉也

張志聰曰胃欲清飲故禁溫食飽食傷脾故禁飽食脾屬陰土而惡濕故濕地濡衣咸宜禁之夫天之十干化生地之五行地之五行化生人之五臟人生於地懸命於天是以生於五行而歸命於十干也土德和厚故欲緩病則失其中和之氣矣故宜食甘以緩之脾病則土鬱矣故用苦味之涌泄以瀉奪之以甘之緩補之金匱要略曰五臟病各有所得者愈五臟病各有所惡隨其所不喜者為病是以順其所欲之味為補也病在肺愈在冬冬不愈甚於夏夏不死持於長夏起

於秋禁寒飲食寒衣肺病者愈在壬癸壬癸不愈加於丙丁丙丁不死持於戊己起於庚辛肺病者下哺慧日中甚夜半靜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補之辛瀉之

馬蒔曰以肺經言之凡病在肺者以肺經屬金其病從秋始也至冬屬水則水能剋火而火不能剋金故肺病當愈於冬但冬不愈當甚於夏以火能剋金也若夏不死當持於長夏以土能生金也其病之復起又當在於秋以金病當起於金候也且肺惡寒故衣食之寒者皆禁用之此乃以歲而計之者如此至於以日而計之者何如肺病者愈在壬癸日以水旺則火衰火衰不能剋金也壬癸不愈加於丙丁以火旺則金必受剋也丙丁不死持於戊己以土旺則金旺也然肺病必起於庚辛金病當復於金日也又至於以時而計之者何如肺病者下哺慧以下哺正屬庚辛金也日中甚以日中正屬丙丁火也夜半靜以夜半正屬壬癸水也然所以治之者肺欲收惟酸為能收急食酸以收之唯其所欲在收此酸之所以為補也所苦在散此辛之所以為瀉也張志聰曰形寒飲冷則傷肺故皆禁之凡始病則以歲月期之病重則以旬日期之垂死則以旦暮計之肺主秋收之令病則反其常矣故急食酸以收之用酸收以補正辛散以瀉邪病在腎愈在春春不愈甚於長夏長夏不死持於秋起於冬禁火燥煖熱食溫多衣腎病者愈在甲乙甲乙不愈甚於戊己戊己不死持於庚辛起於壬癸腎

病者夜半慧四季甚下哺靜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用苦補之鹹瀉之

馬蒔曰以腎經言之凡病在腎者以腎經屬水其病從冬始也至春屬木則木能剋土而土不能剋水故腎病當愈於春若春不愈當甚於長夏以土能剋水也若長夏不死當持於秋以金能生水也其病能復起又當在於冬以水病必在於水候也且腎性惡燥故凡燥煖之熱食溫衣之衣宜弗犯之此乃以歲而計之者如此至於以日而計之者何如腎病者愈在甲乙日以木旺則土衰土衰不能剋水也甲乙不愈甚於戊己以土旺則水必受剋也戊己不死持於庚辛以金旺則水生也然腎病必起於壬癸以水病當復於水日也又至於以時而計之者何如腎病者夜半慧以夜半屬壬癸水也四季甚以四季屬土也下哺靜以下哺屬庚辛金也然所以治之者腎欲堅惟苦為能堅急食苦以堅之惟其所欲在苦此苦之所以為補也所苦在爽此鹹之所以為瀉也張志聰曰燥煖爆瀆之熱食也溫衣太烘燥之熱衣也在四臟曰加者言所勝之氣加於我而使病加之是客勝也在腎臟曰甚於戊己乃至其所不勝而甚是主弱也本經凡論五臟多不一其辭蓋陰陽之道推之無窮四季辰戌丑未時也腎體沈石德性堅凝病則失其常故宜食苦以堅之用苦堅以補之鹹泄以瀉之夫邪氣之客於身也以勝相加至其所生而愈至其所不勝而甚至於所生而持自得其位而起必先定

五臟之脈乃可言間甚之時死生之期也問去

王冰曰邪者不正之目風寒暑濕飢飽勞逸皆是
非唯鬼毒疫癘也能知五臟之經脈則可言死生
間甚矣三部九候論曰必先知經脈然後知病脈
此之謂也

馬蒔曰此總結上文之爲病爲愈爲甚爲持爲起
者必當先定五臟之本脈而知之也肝病始於
春心病始於夏脾病始於長夏肺病始於秋腎病
始於冬者皆由邪氣感於吾身以勝相加如肝病
由肺而傳心病由腎而傳脾病由肝而傳肺病由
心而傳腎病由脾而傳之謂也至其所生而愈如
肝病愈於夏心病愈於長夏脾病愈於秋肺病愈
於冬腎病愈於春者皆我之所生也至其所不勝
而甚如肝病甚於秋心病甚於冬脾病甚於春肺
病甚於夏腎病甚於長夏者皆我之所不勝而能
尅我也至其所生而持如肝病持於冬心病持於
春脾病持於夏肺病持於長夏腎病持於秋者皆
彼能生我也自得其位而起如肝病起於春心病
起於夏脾病起於長夏肺病起於秋腎病起於冬
者皆得其自旺之時而病復起也夫五臟之病由
於相生相勝者如此至於日時可推矣又當先定
五臟之本脈如春脈弦夏脈鉤長夏脈代秋脈毛
冬脈石或有胃氣及無胃氣則彼之生我尅我
得而知故凡爲愈者我所生持者生乎我其病爲
間而爲生之期爲甚者尅乎我爲起者得本位其
病爲甚而爲死之期可得而言之矣若不定五臟
之脈則彼於我之相生相尅胡從而知之哉

張志聰曰邪氣者風寒暑濕外淫之邪也

肝病者兩脇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虛則目眩無
所見耳無所聞善恐如人將捕之取其經厥陰與少
陽氣逆則頭痛耳聾不聰煩腫取血者氣者

王冰曰取血者謂脈中血滿獨異於常乃氣逆之
診隨其左右有則刺之

馬蒔曰上文五節言五臟之病用五味以補瀉則
用藥之意寓矣而此下五節又言五臟之病復有
用鍼之法也試以肝經言之足厥陰之脈循股陰
入毛中過陰器抵少腹又上貫鬲布脅肋故兩脅
下痛以下引少腹其氣實則善怒此則邪氣有餘
之證也至於正氣之虛則目眩無所見耳無所
聞蓋足厥陰之脈自脅肋循喉嚨上入頤頤連目
系足少陽之脈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
至目銳眦後故虛則耳目無所見聞也惟其虛也
故善於恐懼如人有將捕之意正以肝藏魂魂不
安故其病如此當取足厥陰之經穴中封在足內
踝骨前一寸筋裏宛宛中鍼四分留七呼灸三壯
足少陽之經穴陽輔在足外踝上四寸輔骨前絕
骨端三分去丘墟七寸鍼三分留七呼灸三壯以
肝與膽相爲表裏也實則瀉其有餘虛則補其不
足耳然足厥陰之脈自目系上出頤與督脈會於
巔故頭必痛足少陽之脈支別者從耳中出走耳
前又支別者抵於頤加頤車又足厥陰之脈支別
者從目系下頤裏故耳聾不聰而頤又腫也此則
氣逆於上故見之於頭耳頤者如此亦是有餘之
證也取其兩經以出血而已此不言穴意者亦是

上文之經穴耳此下五節皆言用鍼不言用藥然
各經證候甚明惟智者明此經絡識此證候則凡
藥屬肝膽者可任用矣後做此

張志聰曰病者邪氣實也靈樞經曰肝氣實則怒
蓋肝爲將軍之官而志怒肝氣鬱而不舒故怒也
虛者精氣奪也肝藏血而開竅於目肝虛故眩暈
無所見經謂經脈也足少陽與厥陰爲表裏故取
二經以通其氣取血者謂取其經之多血者而去
之蓋足少陽與厥陰爲表裏少陽常少血多氣厥
陰常多血少氣臟腑經氣相通宜從厥陰之多血
者而瀉之

心病者臂中痛脅支滿脅下痛膺背肩甲間痛兩臂
內痛虛則胃腹大脅下與腰相引而痛取其經少陰
太陽舌下血者其變病刺郄中血者問解

馬蒔曰以心病言之手少陰心經之脈其直者從
心系却上肺下出腋下手厥陰心包絡之脈其支
者循臂中出脅下腋三寸上抵腋腋下循膺內行
太陰少陰之間入肘中下循臂行兩筋之間又手
太陽小腸經之脈自臂臑上繞肩胛交肩上也故臂
中必痛脅支必滿脅下亦痛膺背肩胛間兩臂內
皆痛此則邪氣有餘之證也至於正氣之虛則胃
腹之中大脅之下與腰相引而痛蓋手厥陰之脈
從臂中出屬心包絡下脇歷絡三焦其支者循臂
出臂手少陰之脈自心系下脇絡小腸故曰臂日
脅日腰皆主痛也當取手少陰之經穴靈道在掌
後一寸五分鍼三分灸三壯手太陽之經穴陽谷
在手外側腕中銳骨下陷中鍼三分留三呼灸三

壯以心與小腸相為表裏也實則瀉其有餘虛則補其不足耳其舌本下并出其血者正以手少陰之脈從心系上候咽喉所以出舌下之血也曰出血乃治有餘之證耳舌下即廉泉穴係任脈經額下結喉上四寸中鍼二分留七呼灸三壯及有變病則又不止前證而已又當取手少陰之郄曰陰郄穴者以出其血也穴在掌後脈中去腕半寸當小指之後鍼三分灸七壯

張志聰曰脅支滿者少陰之支絡滿痛於脅下也心火氣虛則水濁上乘故胃腹大經云濁氣在上則生腹脹心氣不能交於陰故脅下與腰相引而痛也心脈上循咽喉開竅於舌故取舌下血者蓋手足陰陽所苦必先其血乃去其所苦然後瀉有餘補不足設有變病而邪不在經絡者亦取其郄中出血蓋臟腑經氣之相通也徐公遐問曰師言取經之多血者而去之少陰常少血奚獨取其舌下郄中曰處有常變用有經權少陰少血者言其常也病有所苦必先其血而後瀉有餘補不足者言其變也蓋虛者亦不宜去血變病者又取於郄中此皆處變用權之法故獨舉少陰一經而曰舌下血曰變病蓋欲其類推於諸經也

脾病者身重善肌肉痿足不收行善噦脚下痛虛則腹滿腸鳴噎泄食不化取其經太陰陽明少陰血者王冰曰取其經太陰陽明少陰血者以行善噦脾下痛故取之而出血血滿者出之

馬蒔曰以脾病言之脾象土而主肉故身重善肌肉痿無力也足太陰脾經之脈起於足大指之端

循指內側上內踝前廉上膈內足陽明胃經之脈自下體關抵伏兔下膝膕中下循股外廉下足跗入中指間足少陰腎經之脈起於足小指之下斜趨足心上膈內出膈內廉脾病故足不收行善噦脚下痛此則邪氣有餘之證也至於正內之虛則腹中滿腸中鳴噎泄而食不化蓋足太陰之脈從股內前廉入腹屬脾絡胃足陽明之脈入缺盆下膈屬胃絡脾其支者起胃口下循腹裏故其為病如此當取足太陰之經穴商丘在足內踝骨下微前陷中鍼三分灸三壯足陽明之經穴解谿在衛陽後一寸半鍼五分留三呼灸三壯足少陰之經穴復溜在足內踝上三寸陷中鍼三分留七呼灸五壯以出其血耳夫曰出血則治前有餘之證而已而虛則補之又非可以出血治也

張志聰曰脾主肌肉主通會五臟元真之氣脾氣傷故身重而肌肉萎棄不仁也足太陰脈循脛邪在經絡故足不收氣傷故善噦而痛腹滿腸鳴噎泄食不化此脾氣虛而不能轉輸水穀也榮衛氣血始於足少陰腎生於足陽明胃輸於足太陰脾故取此三經以通經氣

肺病者喘欬逆氣肩背痛汗出尻陰股膝臍臑肘足皆痛虛則少氣不能報息耳聾噤乾取其經太陰足太陽之外厥陰內血者王冰曰切脈者當察其氣太陰之脈起於足大指之端循脛上膈入肺手少陰之脈起於心循臑上膈入肺

王冰曰肺虛則腎不能上潤故噤乾足太陽之外厥陰內者謂膈內側內踝後之直上少陰脈也視左右足脈少陰部分有血滿異於常者取之

馬蒔曰以肺病言之肺藏氣而主喘息在變動為

欬故病則喘欬逆氣有近於背而背為胃中之腑故肩背痛也肺主皮毛邪盛則心液外泄故汗出也足少陰之脈從足下上循膈內出膈內廉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今肺病則腎為之子亦必受邪故尻陰股膝臍臑肘足皆痛此乃邪氣有餘之證也至於正氣之虛則少氣不能報息耳聾噤乾蓋手太陰之絡會於耳中故為耳聾腎脈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今肺虛則腎臟不足以以上潤於喉故噤乾當取手太陰經之經渠穴在寸口陷中鍼二分留三呼禁灸足太陽之外足厥陰之內即足少陰之脈也亦取其經之復溜穴以出其血焉可也三部九候論曰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調其氣之虛實實則瀉之虛則補之必先其去其血脈而後調其虛實無問其病以平為期則皆於出血之後又常用補瀉以調之耳餘節倣此

張志聰曰此言肺腎之經氣相通也夫肺主氣而發原於腎腎為本肺為末母子之經氣相通肺俞氣在肩背氣逆於上則肩背痛而汗出逆於下則尻陰膝臍皆痛也腎為生氣之原肺主周身之氣以司呼吸生氣衰於下故不能報息於上耳腎氣衰則耳聾金水之氣不足則噤乾也

腎病者腹大脰腫喘欬身重腰汗出憎風虛則胃中痛大腹小腹痛清厥意不樂取其經少陰太陽血者王冰曰經既腫矣汗復津泄陰凝元府陽燥上焦內熱外寒故憎風也腎脈從肺出絡心注胃中然

腎氣既虛心無所制心氣熏肺故痛聚胸中也清
謂氣清冷厥謂氣逆也以清冷氣逆故大腹小腹
痛志不足則神躁擾故不樂也凡刺之道虛則補
之實則瀉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是謂得道經絡
有血刺而去之是謂守法猶當揣形定氣先去血
脈而後乃平有餘不足三部九候論曰必先度其
形之肥瘦以調其氣之虛實實則瀉之虛則補之
必先去其血脈而後調之此之謂也

馬蒔曰以腎經言之足少陰之脈起於足心上循
膈內出膈內廉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其
直者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故腹大脰腫喘欬也
腎病則骨不能用故身重也腎主五液在心為汗
腎邪攻肺心氣內微故寢後即有汗也大有汗
之疾多惡風以腠理不密故汗出而表虛者必惡
風也此皆邪氣有餘之證耳至於正氣之虛則足
少陰之脈從肺出絡心注腎中今腎氣既虛腎中
自痛其大腹小腹亦從而痛正以腎脈自小腹中
行大腹至俞府而止也足太陽膀胱經之脈從項
下行而至足今腎氣既虛而太陽之氣不能盛行
於足故足清冷而氣逆也腎之神為志志不足
故意不樂也當取足少陰之經穴復溜足太陽之
經穴崑崙在足外踝後跟骨上陷中鍼三分留七
呼灸三壯以出其血可也

張志聰曰水邪逆於上則喘欬生氣聚於下則身
重也太陽之氣司表而下出於膀胱經氣逆則表
氣虛故凝汗出而惡風腎氣虛而不能上交於心
故胃中痛少陰之氣上與陽明相合生氣虛於下

故大腹小腹清冷也清厥冷之輕者陽氣虛故手足
逆冷也心有所憶謂之意體中者臣使之官代君
行令喜樂出焉胃中之心氣不足故意不樂也少
陰與太陽為表裏臟腑之經氣相通故臟病而兼
及於腑經也以上論病生於經脈肌肉宜治之以
鍼石者審其臟腑經絡之虛實而取之

肝色青宜食甘粳米牛肉黍麥皆甘心色赤宜食酸
小豆犬肉李韭皆酸肺色白宜食苦麥羊肉杏雞皆
苦脾色黃宜食鹹大豆豕肉栗藿皆鹹腎色黑宜食
辛黃黍雞肉桃葱皆辛辛散酸收甘緩苦堅鹹寒毒
藥攻邪五穀為養五果為助五畜為益五菜為充氣
味合而服之以補精益氣此五者有辛酸甘苦鹹各
有所利或散或收或緩或急或堅或柔四時五臟病
隨五味所宜也

王冰曰夫辛散酸收甘緩苦堅鹹寒皆自然之氣
也然辛味苦味匪唯堅散而已辛亦能潤能散苦
亦能燥能泄故上文曰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肺
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則其謂苦之燥泄也又
曰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則其謂辛之濡潤也藥
謂金玉土石草木果菜蟲魚鳥獸之類皆可以祛
邪養正者也然辟邪安正惟毒乃能以其能然故
通謂之毒藥也五穀謂粳米小豆麥大豆黃黍也
五果謂桃李杏栗棗也五畜謂牛羊豕犬雞也五
菜謂葵藿薤蔥韭也氣為陽化味曰陰施氣味合
和則補益精氣矣陰陽應象大論曰陽為氣陰為
味味歸形形歸氣氣歸精精歸化精食氣形食味
又曰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由

是則補精益氣其義可知用五味而謂五臟配肝
以甘心以酸脾以鹹肺以苦腎以辛者各隨其宜
欲緩欲收欲散欲泄欲堅而為用非以相生
相養而為義也

馬蒔曰此承首節論五臟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
等義而詳言之也東方甲乙木其色青肝屬木故
色亦青肝苦急惟甘為能緩之故宜食甘凡粳米
牛肉黍麥皆甘皆可食也南方丙丁火其色赤心
屬火故色亦赤心苦緩惟酸為能收之故宜食酸
凡小豆犬肉李韭皆酸皆可食也西方庚辛金其
色白肺亦屬金故色亦白肺苦氣上逆惟苦為能
泄之故宜食苦凡麥羊肉杏雞皆苦皆可食也中
央戊己土其色黃脾亦屬土故色亦黃上文脾苦
濕急食苦以燥之故宜食苦然腎為胃關脾與腎
合當假鹹之柔與以利其關關利而胃氣乃行胃
行而穀氣方化故脾與各臟不同宜食味之鹹者
乃調利機關之義也凡大豆豕肉栗藿皆鹹皆可
食也北方壬癸水其色黑腎亦屬水故其色亦黑
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故宜食辛凡黃黍雞肉桃
葱皆辛皆可食也以辛主散酸主收甘主緩苦主
堅鹹主潤故耳彼補正氣者必有取於良藥治邪
氣者必有取於毒藥此毒藥之所以攻邪也五穀
所以養此元氣也五果所以助此元氣也五畜所
以益此元氣也五菜所以充此元氣也此皆陽為
氣者氣歸精而精歸化陰為味者味歸形而形歸
氣故合氣味而服之所以補精益氣也自毒藥攻
邪以下至此其間穀果畜菜各有五者各有五味

各有散收緩急堅與之宜在因四時五臟之病隨五味所宜以異用耳蓋至是而藏氣法時之義無餘蘊矣

張志聰曰夫精明五色者氣之華也肝色青則其氣苦急故宜食甘以緩之蓋五味所以養五臟之氣者也心志喜喜則氣緩緩則心神懈弛故宜食酸以收養心氣也肺色白其氣主秋金之降令而苦上逆故宜食苦以收降其肺氣夫脾土之所以灌漑四臟者主上滲於心肺下洩於肝腎如脾苦濕則不能上滲矣土氣敦阜則不能下洩矣經曰酸苦涌洩為陰鹹味滲泄為陰故宜食苦者取其燥土氣以涌滲於上也宜食鹹者取其行土氣以滲泄於下也腎色黑則其氣喜潤辛能開腠理致津液蓋從華作辛能通母之化原也辛散酸收甘緩苦堅鹹與此言發散涌泄之外而又或有收或緩或堅或爽之性善用者隨其所利而行之如五穀以供養五臟之氣五果以助其養五畜以爲補益五臟者也五菜以爲充實於臟腑者也然穀肉果菜皆有五氣五味宜和合而食之無使偏勝以補益精氣如偏食焦苦之氣味則增火化如偏食鹹腐之物則增寒化經曰久而增氣物化之常也氣增而久天之由也故宜氣味和合而食之五者謂毒藥穀畜果菜也言此五者皆有辛甘之發散有酸苦鹹之涌泄又有辛散酸收苦堅鹹與或隨四時之宜散宜收或隨五臟之所苦所欲各隨其利而行之此篇論察五臟以知間甚死生之期審貴賤以施鍼砭藥食之別

宣明五氣篇第二十三

馬蒔曰此篇宣明五臟之氣故名篇

張志聰曰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於五人亦應之此篇承上章而宣明五氣五味五臟五邪故無問答之辭而不日論

五味所入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鹹入腎甘入脾是謂五入

王冰曰肝合木而味酸肺合金而味辛心合火而味苦腎合水而味鹹脾合土而味甘至真要大論云夫五味入胃多歸所喜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是也

馬蒔曰此言五味各入五臟也陰陽應象大論云木生酸酸生肝金生辛辛生肺火生苦苦生心水生鹹鹹生腎土生甘甘生脾此酸之所以入肝辛之所以入肺苦之所以入心鹹之所以入腎甘之所以入脾也五味隨五臟而入遂名之曰五入

張志聰曰伯高云胃者五臟六腑之海也水穀皆入於胃五臟六腑皆稟氣於胃五味各走其所喜

酸先走肝苦先走心甘先走脾辛先走肺鹹先走腎酸氣津液已行榮衛大通乃化糟粕以次傳下味之酸者入肝以養肝氣味之辛者入肺以養肺氣味之苦者入心以養心氣味之鹹者入腎以養腎氣味之甘者入脾以養脾氣也

五氣所病心爲噫肺爲欬肝爲語脾爲吞腎爲欠爲噯胃爲噦逆爲噦爲恐大腸小腸爲泄下焦溢爲水膀胱不利爲癃不約爲遺溺膽爲怒是謂五病

王冰曰心爲噫象火炎上煙隨焰出心不受穢故

噫出之肺爲欬象金堅勁扣之有聲邪擊於肺故爲欬也肝爲語象木枝條而形支別語宣委曲故出於肝脾象土包容物歸於內翕如皆受故爲吞也腎爲欠爲噯象水下流乃生雲霧氣鬱於胃故欠生焉太陽之氣和利而滿於心出於鼻則生噯也胃爲水穀之海腎與爲關關閉不利則氣逆而上行也以包容水穀性喜受寒寒穀相薄故爲噯也寒盛則噯起熱盛則恐生何者胃熱則腎氣微弱故爲恐也下文曰精氣并於腎則恐是也大腸爲傳道之腑小腸爲受盛之腑受盛之氣既虛傳道之司不禁故爲泄利也下焦爲分注之所氣窒不瀉則溢而爲水膀胱爲津液之腑水注由之然足三焦脈實約下焦而不通則不得小便足三焦脈虛不約下焦則遺溺也蓋樞經曰足三焦者太陽之別也並太陽之正入絡膀胱約下焦實則閉瘕虛則遺溺瘕則中正決斷無私無偏其性剛決故爲怒六節臟象論曰凡十一臟取決於膽也

馬蒔曰此言五臟邪氣各有所病也心有不平氣鬱於心故噯出之象火炎上而煙焰出也肺爲欬蓋肺本屬金扣之當有聲故邪擊於肺則爲欬也肝爲語象木有枝條而下宣委曲故出於肝也脾爲吞者象土包容物歸於內故爲吞也腎爲欠爲噯按靈樞口問篇岐伯曰衛氣晝日行於陽夜半則行於陰陰者主夜夜者主臥陽者主上陰者主下故陰氣積於下陽氣未盡陽引而上陰引而下陰陽相引故數欠又曰陽氣和利滿於心出於鼻故爲噯今日爲腎之病者蓋腎屬乎陰故欠由之

足太陽之氣和利於心而太陽與腎為表裏故噫由之觀口問篇下文有補足太陽肩上等語則知陽氣為太陽而噫出於鼻故補肩上也肩土者攢竹穴也縱陽氣為衛氣亦由膀胱穴而土行之所謂目張則上行於頭故必刺攢竹穴胃氣逆為噦為恐蓋胃為水穀之海故胃氣不和則氣逆按靈樞口問篇岐伯曰穀入於胃胃氣上注於肺今有故寒氣與新穀氣俱還入於胃新故相亂異邪相攻氣并相逆復出於胃故為噦又按陰陽應象大論曰腎在志為恐又按此篇下文有曰精氣并於腎則恐今以為胃之病者蓋胃寒則噦起胃熱則恐生何者胃熱則腎氣亦熱故為恐也蓋腎者胃之關也大腸小腸為泄蓋大腸為傳道之腑小腸為受盛之腑今受盛之氣既虛傳道之司不禁故為泄利之證也下焦者即靈樞營衛生會篇上中下之下焦也按營衛生會篇岐伯曰下焦者別迴腸注於膀胱而滲入焉故水穀者常并居於胃中成糟粕俱下於大腸而或下焦滲而俱下清泌別汁值焦而滲入膀胱故難經三十一難曰下焦者在臍下當膀胱上口主分別滲泄主出而不納以傳道也又三十五難曰膀胱者為黑腸下焦所治也今下焦之氣窒而不瀉故溢而為水病靈蘭秘典論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今日不利則為癰癰者水道不通之病也不約則為遺溺遺溺者溺不止也癰者中正之官決斷為惟決斷無私秉正疾邪故病為怒陰陽應象大論曰肝在志為怒而此云然者以其與

肝為表裏也是為五臟之病也其曰大腸小腸胃膽膀胱者腑病同臟藏病腑亦病也

張志聰曰五氣所病者五臟氣逆而為病也噫不平之氣本經云所謂上走心為噫者陰氣而上走於陽明陽明絡屬心故上走心為噫蓋此因胃氣上逆於心故為噫肺為欬者陰陽應象大論曰肺在變動為欬肝為將軍之官在志為怒肝氣欲達則為語診要經終篇曰春刺冬分邪氣著臟病不愈又且欲言語此言春令之肝氣不舒故也脾主為胃行其津液脾氣病而不能灌溉於四臟則津液反溢於脾竅之口故為吞噦之證靈樞經曰陽者主上陰者主下陽引而上陰引而下陰陽相引故數欠當瀉足少陰補足太陽蓋少陰之氣在下病則反逆於上而欲引於下欲引於下則欠反逆於上則噦蓋腎絡上通於肺也穀入於胃乃傳之肺而肺反還入於胃胃受肺之寒氣所逆而欲復出於胃故為噦胃之逆氣下并於腎則為恐蓋腎與胃戊癸相合也噦呃逆也噦噦聲聲言呃聲之有輪序故曰噦大腸小腸受盛水穀變化糟粕病則不能化物而為泄矣下焦如瀉水道出焉病則反溢而為水病靈樞經曰三焦下俞出於委陽並太陽之正入絡膀胱約下焦實則閉癰虛則遺溺遺溺則補之閉癰則瀉之癰為中正之官性秉剛決病則氣鬱而為怒五病謂病五臟五行之氣而六腑亦配合於五行

五精所并精氣并於心則喜并於肺則悲并於肝則憂并於脾則畏并於腎則恐是謂五并虛而相并者

也

王冰曰精氣謂火之精氣也肺虛而心精并之則為喜靈樞經曰喜樂無極則傷魄魄為肺神明心火并於肺金也肝虛而肺氣并之則為悲經曰悲哀動中則傷魂魂為肝神明肺金并於肝木也脾虛而肝氣并之則為憂經曰愁憂不解則傷意意為脾神明肝木并於脾土也腎虛而脾氣并之則為畏經曰恐懼而不解則傷精精為腎神明脾土并於腎水也心虛而腎氣并之則為恐經曰休惕思慮則傷神神為心主明腎水并於心火也此皆正氣不足而勝氣并之乃為是矣

馬時曰此言五臟既虛故精氣并之則志不能禁也陰陽應象大論曰肝在志為怒心在志為喜脾在志為思肺在志為憂腎在志為恐今心虛而餘臟之精氣皆并之則善喜蓋喜者同其所志而太過於喜則為病也肺虛而餘臟精氣并之則善悲陰陽應象大論曰憂而茲曰悲者蓋憂與悲相類也肝虛而餘臟精氣并之則善憂陰陽應象大論曰怒而茲曰憂者以肺氣得以乘之也脾虛而餘臟精氣并之則善畏陰陽應象大論曰思而茲曰畏者蓋思過則反畏也腎虛而餘臟精氣并之則善恐是之為五并者惟其本臟既虛而餘臟精氣并之則本臟之志不能禁而失之太過者有之謂經論以相并為實蓋實亦為病也

張志聰曰五精所并謂五臟之精氣相并也并於心則喜蓋多陽者多喜心為陽臟陰精并之故喜經曰神有餘則笑不休并於肺則悲者肝悲哀動

中則傷魂肺虛而肝氣并於肺故悲并於肝則憂者憂愁不解則傷意肝虛而脾氣并於肝則憂也并於脾則畏者恐懼不解則傷精脾虛而腎氣并於脾故畏也并於腎則恐者本經曰所謂恐如人將捕之者陰氣少陽氣入陰陰陽相薄故恐也蓋心腎為水火陰陽之主幸是以心虛而陰精并之則喜腎虛而陽氣并之則恐此水火二氣上下交并其餘三臟皆所勝之氣相并所謂氣不及則所勝妄行 徐公遐曰有精相并者有氣相并者故首提曰精氣

五臟所惡心惡熱肺惡寒肝惡風脾惡濕腎惡燥是謂五惡去聲

王冰曰心惡熱熱則脈潰濁肺惡寒寒則氣留滯肝惡風風則筋燥急脾惡濕濕則肉痿腫腎惡燥燥則精竭潤楊上善云肺惡燥今言肺惡寒腎惡燥者燥在於秋寒之始也寒在於冬燥之終也肺在於秋以肺惡寒之甚故言其終腎在於冬腎惡不甚故言其始也

馬蒔曰此言五臟之性有所惡也心本屬火火之性熱而受熱則病故惡熱肺本屬金金之體寒而受寒則病故惡寒肝屬木其性與風氣相通而感風則傷筋故惡風脾屬土土濕則傷肉故惡濕腎屬水其性潤而得燥則精涸故惡燥是謂五臟之所惡也

張志聰曰金木水火土五臟之本氣也風寒熱燥火五行之所生也五臟之氣喜於生化故本氣自勝者惡之三臟惡本氣之勝肺惡腎之寒腎惡肺

之燥此亦陰陽變換之道而肺腎子母之氣互為本末也

五臟化液心為汗肺為涕肝為淚脾為涎腎為唾是謂五液

王冰曰心為汗世於皮膚也肺為涕潤於鼻竅也肝為淚流於眼目也脾為涎溢於唇口也腎為唾生於牙齒也

馬蒔曰此言五臟各有其液也飲食入胃其精微之氣有所化而為液者在心為汗故得熱則汗出心氣有餘也在肺為涕故鼻為肺之竅涕出於肺也在肝為淚故目為肝之竅者淚注於目也在脾為涎故唇口主脾者涎出於脾也在腎為唾故齒為骨類者唾生於齒也是謂五臟之液也

張志聰曰水穀入口其味有五津液各走其道五臟受水穀之津液注於外竅而化為五液心主血汗乃血之液也出於肺竅之鼻而為涕出於肝竅之目而為淚出於脾竅之口而為涎腎絡上貫腦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舌下廉泉玉英上液之道也故腎為唾經曰液者所以灌精濡空竅者也又曰五液者腎為水臟受五臟之精而藏之腎之液復入心而為血入肝為淚入肺為涕入脾為涎自入為唾是以五液皆鹹

五味所禁辛走氣氣病無多食辛鹹走血血病無多食鹹苦走骨骨病無多食苦甘走肉肉病無多食甘酸走筋筋病無多食酸是謂五禁禁令多食

王冰曰病謂力少不自勝也皇甫士安云鹹先走腎此云走血者腎合三焦血脈雖屬肝心而為中

焦之道故鹹入而走血也若走心此云走骨者水火相濟骨氣通於心也甘走肉酸走筋是皆為行其氣速故不欲多食多食則病甚故病者無多食也太素五禁云肝病禁辛心病禁鹹脾病禁酸肺病禁苦腎病禁甘此為五禁楊上善云口嗜而欲食之不可多也必自裁之名曰五藏

馬蒔曰此言五臟之病各有禁食之味也按靈樞五味論曰酸走筋多食之令人癰腫走血多食之令人渴辛走氣多食之令人洞心苦走骨多食之令人變嘔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悅心其少俞之所答者尤為詳悉宜參看之

張志聰曰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陰之五官傷在五味故禁多食肺主氣辛入肺故走氣氣病而多食之反辛散而傷氣也心主血潤下作鹹鹹走血者水氣上交於心也血病而多食之則水反勝火矣腎主骨炎上作苦苦走骨者火氣上交於腎也骨病而多食之則火氣反勝矣此與并於心則喜并於腎則恐之義相同蓋心腎水火之氣時相既濟故所走互更其餘三臟是本臟之味而走本臟所主之筋肉也脾主肌肉甘為土味脾病而多食之則反傷脾氣肝合筋酸走肝筋病而多食之則反傷其肝氣五味所以養五臟之氣者也病則氣虛故無令多食蓋少則補多則反傷其氣

五病所發陰病發於骨陽病發於血陰病發於肉陽病發於冬陰病發於夏是謂五發

發於冬各隨其少也

馬蒔曰此言五臟之病各有所發也陰經之病發之在骨與肉以骨屬足少陰肉屬太陰也陽經之病發之於血以血生於營氣營氣屬陰陰不勝陽故陽經有病而血隨以病焉冬時陰氣盛故陽病發於冬以陽不能敵陰也夏時陽氣盛故陰病發於夏以陰不能敵陽也

張志聰曰承上文而言五臟之病各有所發腎為陰臟在體為骨故腎陰之病而發於骨心為陽中之太陽在體為脈故心陽之病而發於血脾為陰中之至陰在體為肉是以太陰之病而發於所主之肌肉肝為陰中之少陽逆冬氣則奉生者少春為痿厥故肝臟之陽病發於冬肺為牝臟逆夏氣則奉收者少秋為痰壅故肺臟之陰病而發於夏也夫所謂陽病發於骨陰病發於血者即調神論之所謂逆夏氣則太陽不長心氣內洞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沈之義此因本氣自傷而為病也曰陽病發於冬陰病發於夏者因所生之母氣逆而為病也陰陽之通推變無窮若膠執於心腎發於骨血肝肺發於冬夏又不可與論陰陽矣是謂五發謂五臟皆有所發之處各有所發之因

五邪所亂邪入於陽則狂邪入於陰則瘈瘲陽則為瘈瘲陰則為瘈瘲陽入之陰則靜陰出之陽則怒是謂五亂

王冰曰邪居於陽脈之中則四支熱盛故為狂邪入於陰脈之內則六經凝泣而不通故為瘈瘲邪內搏於陽則脈流薄疾故為上巖之疾邪內搏於陰

則脈不流故令瘈不能言陽入之陰則靜陰出之陽則怒隨所之而為疾也

馬蒔曰此言五臟之邪各有所亂也邪氣不入於陰而入於陽則陽邪有餘而為狂生氣通天論曰陰不勝其陽則脈流薄疾并乃狂邪氣不入於陽而入於陰則陰邪有餘而為瘈瘲經脈不通而成瘈瘲也靈樞九鍼論曰邪入於陽則為瘈瘲蓋陽脈搏擊則陽主上升故項顛自疾也又曰邪入於陰轉則為瘈瘲今日搏陰則為瘈瘲蓋陰脈搏擊則陰氣為邪所傷故轉則為瘈瘲也陽脈之邪入於陰經則其病也靜陰脈之邪出於陽經則其病也怒是因氣亂而為病也遂以五亂名之

張志聰曰此言正氣為邪氣所亂也邪入於陽則陽盛陰不勝其陽則脈流薄疾并乃狂又四支為諸陽之本陽盛則四支實實則能登高也熱盛於身則棄衣欲走也陽盛則使人罵詈不避親疎也瘈者閉也痛也邪入於陰閉而不行則留著而為瘈瘲之證故曰病在陽者名曰風病在陰者名曰瘈瘲方盛衰論曰氣上不下頭痛顛疾蓋邪氣與陽氣搏擊於上則為頭痛顛項之疾足之少陰上繫於舌絡於橫骨終於會厭邪搏於陰則會厭不能發發不能下至其開闔不致故為瘈瘲分之邪而入之陰則病者靜蓋陰盛則靜也陰分之邪而出之陽則病者多怒蓋陽盛則怒也五亂謂邪氣亂於五臟之陰陽

五邪所見春得秋脈夏得冬脈長夏得春脈秋得夏脈冬得長夏脈名曰陰出之陽病善怒不治是謂五

邪皆同命死不治

馬蒔曰此言五臟之邪有所見之脈也春得秋脈金尅木也夏得冬脈水尅火也長夏得春脈木尅土也秋得夏脈火尅金也冬得長夏脈土尅水也是謂五邪皆同名曰死不治耳

張志聰曰夫五邪之亂於陰陽者亂五臟陰陽之氣也正氣為賊邪所傷則五邪之勝氣外見於脈矣如春弦夏鉤秋毛冬石五臟陰陽之正氣也反得所勝之脈者邪賊盛而見於脈也夫內為陰外為陽在內五臟為陰在外皮肉絡脈為陽在內所傷之臟氣而外見於脈故名曰陰出之陽邪出於脈則血有餘經曰血有餘則怒此正氣為邪氣所勝故為不治所謂不治者謂五脈皆為邪勝也如五臟之氣為邪所勝見四時相尅之脈皆為死不治矣

五臟所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腎藏志是謂五臟所藏

王冰曰心藏神精氣之化成也肺藏魄精氣之匡佐也肝藏魂神氣之輔弼也脾藏意記而不忘者也腎藏志專意而不移者也腎受五臟六腑之精元氣之本生成之根為胃之關是以志能則命通楊上善云腎有二枚左為腎藏志右為命門藏精也

馬蒔曰此言五臟各有所藏之神也按靈樞本神篇黃帝曰何為德氣生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岐伯曰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也故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

神隨神往來者謂之魂並精而出入者謂之魄所以任物者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志因志而存愛謂之思思因思而遠慕謂之慮慮而慮物謂之智神之所藏在心以神屬陽心爲牡臟故藏之魄之所藏在肺以魄屬陰肺爲牝臟故藏之魂之所藏在肝以肝屬陽肝爲牡臟故藏之意之所藏在脾以脾在志爲思惟意者心之所故藏之志之所藏在腎以志者心之所立也志主於堅腎主作強故藏之是謂五臟所藏也

張志聰曰藏者藏也主藏而不瀉也經曰兩精相搏謂之神是神乃陰精所生而藏於心臟魄乃陰精所生肺爲陰臟故主藏魄肝爲陽臟故主藏魂心生血脈血生脾故心所之意而藏於脾也神生於精志生於心亦心腎交濟之義是爲五臟所藏之神也 朱末年曰所生之來謂之精又曰神者水穀之精氣也是先天所生之精與後天水穀之精而生此神故曰兩精相搏

五臟所主心主脈肺主皮肝主筋脾主肉腎主骨是謂五主

王冰曰心主脈壅遏榮氣應息而動也肺主皮包裹筋肉間拒諸邪也肝主筋束絡機關隨神而運也脾主肉覆藏筋骨通行衛氣也腎主骨張筋化髓幹以立身也

馬蒔曰此言五臟之所主也

張志聰曰五臟在內而各有所主之外合心主血故所主在脈肺主氣氣主皮毛故肺合皮肝生於腎筋生於骨故在臟爲肝在體爲筋五臟元真之

氣通會於肌肉腠理脾氣通於五臟故所主在肉腎藏精髓而注於骨故所主在骨是謂五主謂人身之皮腠形層各屬五臟之所主 五勞所傷久視傷血久臥傷氣久坐傷肉久立傷骨久行傷筋是謂五勞所傷

王冰曰久視傷血勞於心也久臥傷氣勞於肺也久坐傷肉勞於脾也久立傷骨勞於腎也久行傷筋勞於肝也

馬蒔曰此言五臟所勞各有所傷也

張志聰曰勞謂太過也上古之民形勞而不倦久視損神故傷血久臥則氣不行故傷氣脾喜運動故久坐傷肉久立則傷腰腎膝脛故傷骨行走罷極則傷筋是五勞而傷五臟所主之血氣筋骨五脈應象肝脈弦心脈鉤脾脈代肺脈毛腎脈石是謂五臟之脈

王冰曰弦者奕虛而滑端直以長也鉤者如鉤之偃來盛去衰也代者奕而弱也毛者輕浮而虛如羽毛也石者沈堅而搏如石之投也

馬蒔曰此言五臟之脈象也大義見玉機真臟論中

張志聰曰五臟之脈以應四時五行之象肝脈弦象木體之條達也心脈鉤象火炎盛而秒則環轉如鉤脾脈代象四時之更代也秋令清肅故象羽毛之清虛腎脈石象石之沈水也夫九候之道必先定五臟五脈審辨其五實五虛而後立五法調五味以治之故此篇宣明五臟之氣焉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三十四卷目錄

醫部彙考十四

黃帝素問十四 血氣形志篇第二十四 實令全形論篇第二十五 八正神

明倫彙編第二十六

藝術典第三十四卷

醫部彙考十四

黃帝素問十四

血氣形志篇第二十四

馬蒔曰內有血氣多少形志苦樂等義故名篇

夫人之常數太陽常多血少氣少陽常少血多氣陽明常多氣多血少陰常少血多氣厥陰常多血少氣太陰常多氣少血此天之常數

馬蒔曰此言陰陽各經有血氣之多少乃天生人之常數也其間有氣血多少不同太陽者手太陽小腸經足太陽膀胱經其血多其氣少少陽者手少陽三焦經足少陽膽經其血少其氣多陽明者手陽明大腸經足陽明胃經其氣血俱多少陰者手少陰心經足少陰腎經其血少其氣多厥陰者手厥陰心包絡經足厥陰肝經其血多其氣少太陰者手太陰肺經足太陰脾經其氣多其血少此雖人之常數實天有陰陽太少所生故曰此天生人之常數也

張志聰曰夫氣爲陽血爲陰腑爲陽臟爲陰臟腑陰陽雄雌相合而氣血之多少自有常數如太陽多血少氣則少陰少血多氣少陽少血多氣則厥陰多血少氣陽有餘則陰不足陰有餘則陽不足此天地盈虛之常數也惟陽明則氣血皆多蓋血氣皆生於陽明也

足太陽與少陰爲表裏少陽與厥陰爲表裏陽明與太陰爲表裏是謂足陰陽也手太陽與少陰爲表裏少陽與心主爲表裏陽明與太陰爲表裏是謂手之陰陽也今知手足陰陽所苦凡治病必先其血乃去其所苦伺之所欲然後瀉有餘補不足

王冰曰先去其血謂見血脈盛滿獨異於常者乃去之不謂常刺則先去其血也

馬蒔曰此言手足各有陰陽兩經爲之表裏也表裏者內外也足太陽者膀胱也足少陰者腎也膀胱之井榮俞原經合始於足小指之外側腎之井榮俞經合始於足心故皆稱曰足膀胱爲腑故曰表腎爲臟故曰裏是足太陽與足少陰爲表裏者如此足少陽者膽也足厥陰者肝也膽之井榮俞原經合始於足之第四指之端肝之井榮俞經合始於足大指外側之端故皆稱曰足膽爲腑故曰表肝爲臟故曰裏是足少陽與足厥陰爲表裏者如此足陽明者胃也足太陰者脾也胃之井榮俞原經合始於足大指之端脾之井榮俞經合始於足大指內側之端故皆稱曰足胃爲腑故曰表脾爲臟故曰裏是足陽明與足太陰爲表裏者如此此乃所以爲足之陽經陰經也手太陽者小腸也手少

陰者心也小腸之井榮俞原經合始於手小指外側之端心之井榮俞經合始於手小指內之端故皆稱曰手小腸爲腑故曰表心爲臟故曰裏是手太陽與少陰爲表裏者如此手少陽者三焦也手厥陰者心包絡經也三焦之井榮俞原經合始於手第四指之端心包絡經之井榮俞經合始於手之中指之端故皆稱之曰手夫曰手心主者蓋包絡居心之下代心主以行事心不受邪而治病者亦治手心主故即稱之曰心主三焦爲腑故曰表心主爲臟故曰裏是手少陽與心主爲表裏者如此手陽明者大腸經也手太陰者肺也大腸之井榮俞原經合始於手大指之端肺之井榮俞經合始於手大指之端故皆稱曰手大腸爲腑故曰表肺爲臟故曰裏是手陽明與太陰爲表裏者如此此乃所以爲手之陽經陰經也今欲知手足陰陽經所苦之疾果在何經乃去其所苦如肝苦急心苦酸脾苦濕肺苦氣上逆腎苦燥之類又伺其所欲如肝欲散心欲爽肺欲收脾欲燥腎欲堅之類然後於有餘之經而瀉之不足之經而補之則用鍼之道盡矣

張志聰曰夫手有三陰三陽足有三陰三陽以合十二經脈陰陽並交表裏相應應是以聖人持診之道先後陰陽而持之診合微之事追陰陽之變章五中之情取虛實之要知此乃足以診如切陰不得陽診消亡得陽不得陰守學不湛是故臟腑陰陽相爲表裏此皆診候之要不可不知知所苦者知邪病在手足之何經也先去其血除宛陳也宛

陳去則無所苦矣何之所欲者伺其欲散欲與欲緩欲收蓋必先定五臟之病五臟已定九候已備而後乃有鍼有餘者邪氣盛也不足者精氣奪也有餘則瀉之不足則補之

欲知背俞先度其兩乳間中折之更以他草度去半已即以兩隅相拄也乃舉以度其背令其一隅居上齊脊大椎兩隅在下當其下隅者肺之俞也復下一度心之俞也復下一度左角肝之俞也右角脾之俞也復下一度腎之俞也是謂五臟之俞灸刺之度也

俞音輸度如字令平聲

王冰曰度量也以草量乳間四分去一使斜與橫等折爲三隅以上隅齊脊大椎則兩隅下當肺俞也復下一度謂以上隅齊脊三椎心俞也靈樞經及中語咸云肺俞在三椎之旁心俞在五椎之旁肝俞在九椎之旁脾俞在十一椎之旁腎俞在十四椎之旁尋此經草量之法則合度之人其初度兩隅之下約當肺俞再度兩俞之下約當七椎七椎之旁乃肩俞之位此經云左角肝之俞右角脾之俞與中語等經不同又四度則兩俞之下約當九椎九椎之旁乃肝俞也經云腎俞未究其源馬蒔曰此言五臟有俞而有度之法也背俞即下文五臟俞也屬足太陽膀胱經以其在背故總名之曰背俞也言人欲知背脊中五臟之俞者當先度其兩乳之間居中相半摺之正膈中也其中豎起分爲三隅之象另以他草量其去半之中即對半摺之乃以兩頭對豎下之兩隅所謂以兩隅相拄也其兩隅當以三寸爲闊則各俞正合去脊一

寸五分之度乃舉此草以度量其背令其一一隅居上齊脊中之大椎穴又各百勞係督脉經穴居於項骨之下平肩取之兩隅在下當其下之兩隅者即肺俞也在三椎之旁左右各開一寸五分復下一度將上隅拄第三椎間即肺俞之中央其下兩隅之穴即心俞也復下一度將上隅拄第五椎間其下兩隅左角爲肝俞穴右角爲脾俞穴復將上隅拄第七椎間其下兩隅乃腎俞穴也是謂五臟之俞欲灸五俞者可以是以法爲準矣按兩隅左右各開一寸五分宜爲脇俞穴乃第七椎旁今云肝俞穴脾俞穴者誤也腎俞在第十四椎之旁各開一寸五分此宜爲肝俞今曰腎俞者亦誤也張志聰曰此論取五俞之法五臟之俞皆在於背蓋九鍼九候之道先以五臟爲主俞輪同五臟血氣輪轉傳布也吳鶴皋曰此取五臟俞法與甲乙經不合蓋古人別爲一法者也

形樂志苦病生於脉治之以灸刺形樂志樂病生於肉治之以鍼石形苦志樂病生於筋治之以髮引形苦志苦病生於咽隘治之以甘藥形數驚恐經絡不通病生於不仁治之以按摩醪藥是謂五形志也

音韻

王冰曰形謂身形志謂心志細而言之則七神殊守通而論之則約形志以爲中外爾然形樂謂不甚勞役志苦謂結慮深思不甚勞役則筋骨平調結慮深思則榮衛乖否氣血不順故病生於脉焉夫盛滿虛補是灸刺之道當去其血而後調之故上文曰凡治病必先其血乃去其所苦何

之所欲然後瀉有餘補不足則其義也志樂謂悅懌忘憂也然筋骨不勞心神悅懌則肉理相比氣道滿填衛道佛結故病生於肉也夫衛氣流滿以鍼瀉之結聚膿血石而破之石謂石鍼則砭石也今亦以鋒鍼代之形苦謂修業就役也然修業以爲就役而作一遇其用則致勞傷勞用以傷故病生於筋髮謂業引謂引導修業就役結慮深思憂則肝氣并於脾肝與膽合嗌爲之使故病生於嗌也宣明五氣論曰精氣并於肝則憂奇病論曰肝者中之將也取決於膽咽爲之使也驚則脉氣併恐則神不收脉併神游故經絡不通而爲不仁之病矣夫按摩者所以開通閉塞導引陰陽醪藥者所以養正祛邪調中理氣故方之爲用宜以此焉醪藥謂酒藥也不仁謂不應其用則瘡痺矣馬蒔曰此以下五節言病由有不同而治之者必異其法也世有身形快樂而心志則苦故病生於脉者以心主脉也當灸刺隨宜以治之世有身形快樂而心志亦然逸居飽煖無所運用肉理相比而衛氣佛結病生於肉宜以石爲鍼而刺之世有身形勞苦勤於事務而志則無慮故苦傷筋者病生於筋當用藥以慰之導引以疏之可也世有形體已苦心志亦苦故病生於咽隘靈樞經篇心系扶咽系目膈爲決斷者不遂所以咽隘爲病當治之以甘藥世有形體勞苦數受驚恐則志亦不樂其經絡不通而不仁之病生不仁者謂癱重而不知寒熱痛癢也當治以按摩及飲之以酒藥使血氣之宣暢耳

張志聰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形樂志苦形樂志樂貴人也形苦志樂形苦志苦常人也所謂更貴更賤以知死生以決成敗也金匱要略曰血痹病從何得之師曰夫尊榮人骨弱肌膚盛困疲勞汗出臥不時動搖加被微風遂得之宜引鍼引陽氣令脈緊去則愈蓋形樂則肌膚盛肌膚盛則陽氣留於陰也久陽不在表則邪直傷於陰志苦則傷神神傷則血脈虛而邪氣易入故病生於脈也宜灸以啓留陷之陽宜刺以去血脈之痹若形樂志樂則過於安逸矣過於安樂則神機不轉氣血由是鬱滯故病生於肉治之宜以鍼石引而通之也勞苦其形則傷筋筋志逸而樂則血脈未嘗受病故治之以熨烙導引使血脈榮養於筋則就安矣形苦志苦謂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則陰陽氣血皆傷矣夫噬主天氣咽主地氣天者陽氣地者陰氣此陰陽氣血皆傷故病主咽噬是宜甘藥以調其脾胃焉終始篇曰陰陽俱不足補陽則陰竭陰竭則陽脫如是者可將以甘藥不可飲以至劑如此者弗灸驚則氣亂恐則氣下者蓋血隨氣行氣數亂逆則經絡不通榮衛不行故病生於不仁宜按摩醪藥以行其榮衛血氣焉五形志謂大人布衣有此五者之形志也

刺陽明出血氣刺太陽出血惡氣刺少陽出血惡血刺太陰出血惡血刺少陰出血惡血刺厥陰出血惡

氣也

王冰曰明前三陰二陽血氣多少之刺約也

馬蒔曰此承首節而言刺各經者須知出血

不可不慎也上文言陽明常多氣多血故刺手足陽明經者并血氣而出之無害也太陽常多血少氣故刺手足太陽經者當出血而惡氣不可使氣之或出也少陽常少血多氣故刺手足少陽經者當出血而惡血不可使血之或出也太陰常多氣少血故刺手足太陰經者當出血而惡血不可使血之或出也少陰常少血多氣故刺手足少陰經者當出血而惡血不可使血之或出也厥陰常多血少氣故刺手足厥陰經者當出血而惡氣不可使氣之或出也由此觀之則太陽厥陰均當出血惡氣少陽太陰少陰均當出血惡血惟陽明則氣血皆出也

張志聰曰此言六經之氣血各有多少宜從其多者而去之蓋邪在氣分者可從血出邪在血分者可從氣出此論氣血之常數鍼刺之常法也鍼經曰刺榮者出血刺衛者出氣靈樞經水篇曰十二經之多血少氣與其少血多氣與其皆多血氣與其皆少血氣皆有大致其治以鍼艾各調經氣固其常有合足陽明五臟六腑之海也其脈大血多氣甚熱壯刺此者不深不散不瀉不瀉也足陽明刺深六分瀉十呼足太陽深五分瀉七呼足少陽深四分瀉五呼足太陰深三分瀉四呼足少陰深二分瀉三呼足厥陰深一分瀉二呼手之陰陽其受氣之道近其氣之來疾其刺深者皆無過二分其瀉皆無過一呼其少長大小肥瘦以心療之命曰法天之常灸之亦然灸而過此者得惡火則骨枯脈濇刺而過此者則脫氣

實命全形論篇第二十五

馬蒔曰篇內首節有盡欲全形故名曰實命者以次節有懸命蓋非實惜天命其形難以全耳

黃帝問曰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於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君王衆庶盡欲全形之疾病莫知其情留淫日深著於骨髓心私慮之余欲鍼除其疾病爲之奈何岐伯對曰夫鹽之味鹹者其氣令器津泄絃絕者其音嘶敗木數者其葉發病深者其聲噦人有此三者是謂壞腑毒藥無治短鍼無取此皆絕皮傷肉血氣爭黑

王冰曰天以德流地以氣化德氣相合而乃生焉

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此之謂也則假以溫涼寒暑生長收藏四時運行而方成立貴雖雖殊然其寶命一矣故好生惡死者貴賤之常情也虛邪之中人微先見於色不知於身有形無形故莫知情狀也留而不去淫行日深邪氣襲虛故著於骨髓帝矜不度故請行其鍼鍼謂鹽之味苦浸淫而潤物者也夫鹹爲苦而生鹹從水而有水也潤下而苦泄故能令器中水津液潤滲泄焉凡虛中而受物者皆謂之器其於體外則謂陰囊其於身中所謂則謂膀胱矣然以病配於五臟則心氣伏於腎中而不去乃爲是矣何者腎象水而味鹹心合火而味苦苦流汁液鹹走胞囊火爲水持故陰囊之外津潤如汗而滲泄不止也凡鹹之爲氣天陰則潤在上則浮在人則囊濕而皮膚剝起陰囊津泄而脈絃絕者診當言音嘶敗敗易舊聲爾何者肝氣傷也肝氣傷則金本缺金本缺則肺氣不全

肺主音聲故言音嘶啞木敷者其葉發言木氣散布外榮於所部者其病當發於肺葉之中也何者以木氣發散故也平人氣象論曰臟真散於肝肝又合木也噦謂聲濁惡也肺藏惡血故聲噦肺謂胃也以肺處胃中故也噦謂損壞其肺而取病也三者謂肺絃絕肺葉發聲濁噦也病內漬於肺中故毒藥無治外不在於經絡故短鍼無取是以絕皮傷肉乃可攻之以惡血入與肺氣交爭故當血見而色黑也楊上善云欲知病微者須知其候鹽之在於器中津液洩於外見津而知鹽之有鹹也聲嘶知琴瑟之絃將絕葉落者知陳木之已盡舉此三物衰壞之微以比聲噦識病深之候人有聲噦同三噦者是為肺壞之候中肺壞者病之深也其病既深故鍼藥不能取其皮肉血氣各不相得故也林億曰詳上善作此等注義方與黃帝上下問答義相貫穿王氏解鹽鹹器津義雖淵微至於注絃絕音嘶木敷葉發殊不與帝問相協考之不若楊義之得多也

馬蒔曰此帝欲用鍼以除民病而伯以病有難治者告之也試觀鹽在器中其味甚鹹而味鹹者潤故器外之津泄焉又觀琴瑟之絃絃於絕者其音嘶敗而無足聽焉又觀木之已敷者當秋冬之間其葉飄發而墮落焉凡此皆物類之日久傷潰使然也況於人乎是以病深者其聲噦按靈樞經口問篇以噦出於胃正以胃為五臟六腑之大原胃既受病噦斯發焉今人病至於噦而有類於三者之勢是謂大腑壞矣當是時也毒藥不能施其力

短鍼無以庸其巧其皮粗絕其肉內傷血與氣爭而血色變黑雖欲藉鍼以全形烏可得哉

張志聰曰此言臟腑經絡皆由胃氣之所資生如胃氣已敗雖毒藥無所用其功鍼石無所施其力欲實命全形者當先養其胃氣焉夫鹽之味鹹者性本潤下如置之器中其氣上升令津泄澤於器之上如絃欲絕者其音必先嘶敗如木氣敷散其葉發發生此三者以其有諸內而形諸外以比噦之腑壞而後發於音聲夫噦有三因如因肺氣逆而欲復出於胃者橘皮竹茹湯主之此噦之逆證也如噦而腹滿當視其前後知何部不利利之而愈者此噦之實證也如有此三者之比而其聲噦者噦之敗證也此因病深而胃腑已壞雖毒藥無可治其內短鍼無可取其外此皆皮毛焦絕肌肉損傷而血氣爭為腐敗矣黑者腐之色也 朱末年曰金匱要略云六腑氣絕於外者手足寒上氣胸縮五臟氣絕於內者利不禁手足不仁此噦之壞證也所謂壞腑者言病深而五臟六腑血氣皮肉俱已敗壞也

帝曰余念其痛心為之亂惑反甚其病不可更代百姓聞之以為殘賊為之奈何岐伯曰夫人生於地應命於天地合氣命之曰人人能應四時者天地為之父母知萬物者謂之天子天有陰陽人有十二節天有寒暑人有虛實能經天地陰陽之化者不失四時知十二節之理者聖智不能欺也能存八動之變五勝更立能達虛實之數者獨出獨入呿吟至微秋毫在目

王冰曰殘賊言恐涉於不仁致嫌於黎庶也形假物成故生於地命惟天賦故懸於天德氣同歸故謂之人也靈樞經曰天之在我者德地之在我者氣德流氣薄而生者也然德者道之用氣者生之母人能應四時和氣而養生者天地恆蕃養之故為父母四氣調神大論曰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與萬物浮沈於生長之門也知萬物之根本者天地常育養之故謂曰天之子節謂節氣外所以應十二月內所以主十二經脈也寒暑有盛衰之紀虛實表多少之殊故人以虛實應天寒暑也人能常應順天地陰陽之道而修養者則合四時生長之宜能知十二節氣之所遷至者雖聖智亦不欺侮而奉行之也存謂心存呿謂大呿吟謂吟嘆秋毫在目言細必察也八動謂八節之風變動五勝謂五行之氣相勝立謂當其王時變謂氣至而變易知是三者則應効明著速猶影響皆神之獨出獨入亦非鬼靈能召遣也

馬蒔曰此帝念民病不除則民怨必深而伯言能達天人之理者斯可以與其能也更代者病離人身如更代而去也伯言人合天地以生則天之理吾之理一也故人能應四時者天地為之父母愛之育之如親之視子也天有陰陽陰陽有寒暑人有十二經脈之節十二節有虛實吾於天而經理其天地陰陽之化不失乎四時以應之吾於人而知其十二節之理有合於天地陰陽四時之妙則雖聖智不能欺之也八節之風有所變動彼則存

而悟之五行之運更有所勝彼則立而排之十二節盛實之數彼則通而達之其氣獨出獨入何其神也哇吟至微至細何其幽也目視秋毫何其明也則用鍼以除民病抑亦有起死回生之功歟張志聰曰更代更易時月也殘賊殘忍其死而賊害不仁也吳崐曰知萬物則能參天地贊化育是謂天之子也邪客篇曰歲有十二月人有十二節生氣通天論曰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於陰陽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其氣九州九竅五臟十二節皆通乎天氣十二節者手足之十二大節也蓋天有陰陽寒暑以成歲人有十二節以合手足之三陰三陽十二經脈以應天之十二月也寒暑者天之陰陽消長也虛實者人之陰陽消長也若能經理天地陰陽之造化者不失四時之運行知十二經脈之理而合於天之陰陽惟聖智者能之又何欺之有存存心也八動八風之變也五勝五行之勝尅也更立者言五行之有勝制勝則賊害制則生化萬物盡然不可勝竭也獨出獨入者言能存心於八動五勝明達於虛實之數而出入補瀉之有獨見也哇臥聲口張而不合氣之虛也呻吟之聲氣之實也言其哇吟之至微而虛實之秋毫皆在吾目矣

帝曰人生有形不離陰陽天地合氣別為九野分為四時月有小大日有短長萬物並至不可勝量虛實哇吟敢問其方岐伯曰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滅土得水而達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絕萬物盡然不可勝竭故鍼有懸布天下者五黔首其餘食莫知之也

一日治神二日知養身三日知毒藥為真四日制砭石小大五日知腑臟血氣之診五法俱立各有所先今末世之刺也虛者實之滿者泄之此皆衆工所共知也若夫法天則地隨應而動和之者若響隨之者若影道無鬼神獨來獨往

王冰曰此詳說用鍼之意物類雖不可竭盡而數要之皆如五行之氣而有勝負之性分爾夫鍼之道有若高懸示人彰布於天下者五矣而百姓共知餘食咸棄蔑之不務於本而崇乎末莫知真要深在其中所謂五者一日治神專精其心不妄動亂也所以云手如握虎神無營於衆物蓋欲調治精神專其心也二日知養身夫知養己身之法亦知養人之道矣陰陽應象大論曰用鍼者以我知彼用之不殆此之謂也三日知毒藥為真毒藥攻邪順宜而用正真之道其在茲乎四日制砭石小大古者以砭石為鍼故不舉九鍼但言砭石耳當制其小大隨病所宜而用之五日知腑臟血氣之診蓋諸陽為腑諸陰為臟故血氣形志篇曰太陽多血少氣少陽少血多氣陽明多氣多血少陰少血多氣厥陰多血少氣太陰多氣少血是以刺陽明出血氣刺太陽出血惡氣刺少陽出血惡氣刺太陰出血氣惡血刺少陰出血惡氣刺厥陰出血惡氣也特知多少則補瀉萬全而事宜則應者先用也隨應而動言其効也若影若響言其近也夫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豈復有鬼神之召遣耶蓋由隨應而動之自得爾馬特曰此言欲用鍼者有五法而其法為其神也

伯言用鍼之法有五其妙法乎五行正以五行者木伐於金火滅於水土達於木金缺於火水絕於土萬物皆具五行其勝負之理盡然非止一物而已故用鍼之法亦有五者懸布於天下之廣特黔首日用飲食飽則棄餘莫能知其妙耳五者唯何一日治神蓋人有是形必有是神吾當平日預全此神使神氣既充然後可用鍼以治人也二日知養身蓋人有是身不可不善養之吾當平日預養己身使吾身却疾然後可因己以治人也三日知毒藥為真蓋毒藥攻病氣味異宜吾當平日皆真知之然後可用之之不謬也四日制砭石小大蓋砭石為鍼可以治疾吾當平日預制此鍼小大得宜庶不至於臨時乏用也五日知腑臟血氣之診蓋人之腑臟有虛有實其血氣有多有少吾當平日預知診法凡虛補實瀉出血出氣惡血惡氣之義無不知之庶不至於冥行也是五法既立各有所先即本文謂治神先於養身之謂則用鍼之方正有合於五行之妙矣今末世補虛瀉實雖衆所共知而法則天地隨應而動如響隨聲如影隨形無鬼無神如有鬼神如有鬼神獨往獨來此乃用鍼之法可謂至神實非衆人所能知也下節乃詳言之

張志聰曰人秉天地陰陽之氣而生此形是以與天地合氣而成九候也別為九野者以身形之應九野也分為四時者左足應立春左脅應春分左手應立夏喉頭首應夏至右手應立秋右脅應秋分右足應立冬腰尻下竅應冬至也月有小大